

抗日小英雄儿童文学经典读本

烽火三少年 下

邱勋 著



济南出版社

抗日小英雄
儿童文学经典读本

烽火三少年 下

邱勋◎著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烽火三少年 / 邱勋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4. 12

(抗日小英雄儿童文学经典读本)

ISBN 978-7-5488-1384-2

I. ①烽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革命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5631 号

出 版 人 崔 刚
选题策划 孙凤文
图书统筹 林格伦文化
责任编辑 胡长粤
装帧设计 王 臻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(250002)
发行电话 (0531)86131730 86131731
86116641 67817923

印 刷 阳谷毕升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880mm × 1230mm 148mm × 210mm 32 开
印 张 11.875
字 数 216 千
定 价 19.80 元

(济南版图书,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

第十章 雪花飘飘

留孩被关在潘家一间耳房里，已经三天过去了。

屋里黑洞洞的，冷得像冰窖一般。那个瘦长条伪军，每天上午走来，把一只盛点残汤剩饭的小瓦盆扔到屋内，然后迅速带上门，咔吧一声捏上锁，又摇摇晃晃走开了。

留孩又哭又闹，破口大骂，把门捶得山响，晃得小屋眼看要塌架。他眼睛眊瞎了，手上划破几道口子，冒出一滴滴殷红的血珠。但是，他还是出不去，只听瘦长条在远处淫声浪气地哼着小调儿，气得留孩的胸膛快要裂开了。

后来，留孩不再砸墙捶门了。他开始糟蹋屋里的东西，心里用最解恨的话咒骂潘彪的祖宗八代。房梁上挂着几只斗大的灯笼，它们用细铁丝编织而成，透明的粉纸上贴着“潘宅”两个碗口大的字。每年春节，它里面点上大红蜡烛，挂在黑漆大门的两旁。留孩把它戳下来当球踢，一脚踢到窗棂上，又一脚踢到屋笆上，不一会，

几个灯笼就全给踢得七歪八扭，成了麻花。墙上有几张褪了色的去年的年画，有一张画着两个柿子，一只公鸡，一头大象，底下四个字，“事事吉祥”，意思是用物品的谐音祝愿吉祥如意。留孩把它一把撕下来，连踩了几十脚，踩得稀烂稀烂。另一张画着几个细皮白脸的男女，周围的金银元宝堆积如山，也有几行字，写的是：“河南有个沈万三，山东有个阮子蓝，金银财宝无其数，家有千顷好良田……”留孩立即明白了，这是在夸耀潘家的财富，并且盼望他家钱财越聚越多，非把这个潘家大院挤破不可。画上那个蓄着三绺长胡子的大概就指的潘兰田，手捧官印的可能就指的潘彪，身穿红袍，满头珠宝的准是卞桃花，那扣一顶红疙瘩缎帽正在弯腰点爆仗的自然是金库了。留孩用指甲把他们的眼珠全抠了去，又索性找块铁片把那一一只脑袋割了下来。他还不解气，突然发现破木桌上有一只茶壶，几只茶碗。留孩把它抓到手里，高高举起，准备把它摔个粉碎，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解开腰带，把茶壶茶碗全尿满了。

突然门外传来一阵鸟叫的声音，隔着窗纸的破洞望去，只见金库手提潘兰田的细竹金漆鸟笼子，从村外遛鸟回来，正张张扬扬地在甬路上走着。那只什么鸟儿兴头未尽，挺胸凸肚地站在横梁上，正摇动着尾巴高声鸣叫。

留孩眼睛一骨碌，小舌头顶在上牙根上逗了一下。



突然，他轻轻噉起了嘴唇。立即，百灵鸟那婉转的叫声就充溢了小小的耳房，并且从窗纸破洞里清晰地传了出来：“唧唧溜儿，唧唧溜儿……唧溜唧溜唧唧溜儿……”

鸟笼里那只什么鸟儿听到了叫声。它仄起脑袋听了一阵，突然翻翻白眼珠，缩起脖子，耷拉了翎毛，摆出斗败了的款儿，一声不响了。

金库放下鸟笼，几步跑到小屋窗前，朝里面大声喊：“留孩！”

留孩一声不响。他坐在破床上，低着头，正在遮遮掩掩地朝袄襟底下藏着什么东西。

又传来金库一声喊叫：“哪来的鸟？交出来！”

留孩把脸转向墙角，手压着衣角，还是一声不响。

“真他妈叫化子唱戏，穷欢乐！”金库又骂道，“怎么，不舍得？你等着！”

说着，金库转身跑了。身后又传来阵阵鸟鸣，又像百灵鸟又像画眉，比刚才叫得更加悠扬清脆、婉转动人……

一会儿，门口传来开锁的声音，金库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

留孩却低头站在墙角，呆呆地望着地上一个老鼠洞。

“交出来！”金库一把抓住留孩那乱蓬蓬的头发，“告诉你，进了这个大门，连你身上的跳蚤也得姓潘！”

留孩低低地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金库立陡起眼睛：“哪去啦？”

留孩指了指地上的老鼠洞。

“好小子，你故意把它放跑了！”金库伸出五指，朝留孩脸上抓了一把，留下五道血红的指印。留孩一双小拳头骨节嘎巴巴响。他咬紧嘴唇，瞥一眼敞开的房门，好容易压下了腾上来的火气。

“你给我赶快抓回来！”金库趴到地上，仔细瞅了瞅老鼠洞，“赶快拿水，灌！”

留孩迟迟疑疑走向小木桌，拿来茶壶和茶碗，放在金库跟前。金库一双小眼珠竖了起来，骂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偷茶喝！你他妈不想活了！”

说着，金库又朝留孩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。我们早就说过，





这小子也许还没有完全进化成人类，骨血里还带有几分猴性，因而那双爪子特别锋利。留孩脸上立即被划开几道口子，顺着腮角流下来一串血珠。

“你小子想喝茶，也不尿泡尿照照你那模样！”金库又骂道，“老子忙活了半天，正干得嗓子眼里着火呢！”

金库一面说着，一面端起了茶杯。留孩伸手擦擦腮角的血迹，眼睛里漾出一层笑意。他努力控制自己不要笑出声音来，一面说：

“就这么一点儿，你可不要全喝完了！”

金库没有回答，咕嘟嘟灌下一杯。

“好喝吧？”留孩忍着笑问道。

“你小子懂什么？少管！”金库说着，把剩下的全倒进老鼠洞里去了。

但是，那只能够婉转鸣叫的画眉或百灵子却没有逃出来。等了一阵，金库又命令留孩：

“水！”

“没有了！”留孩说。

“妈的，”金库喊叫着，“你腿断了吗？不会到门外水缸里舀吗？”

留孩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说：“我出这个门，行吗？”

“废话！”金库喊，“我叫去的，哪个敢管！”

留孩端起茶壶和小瓦盆，慢慢走出门口。他拐过一

座假山，就贴着墙根撒开丫子跑了起来。

留孩并没有跑远，就被家丁发现，老鹰叼小鸡般把他抓住，摔到六角亭旁的雪堆上。

“想跑吗？”瘦长条说，“三寸鼻涕一寸个人。肚里鬼倒不少！”

另一个家丁龇龇大黄牙笑着说：“他是嫌屋里热，躺在雪堆上凉快凉快！”

瘦长条走过来，抓住留孩的脑瓜下死劲朝雪里搵去，一面说：

“种上他，明年春天看这小八路崽子发不发芽！”

大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群人走了过来。前面一个披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，眼上架着金丝眼镜，脚下高筒军靴，手里提着一根漆黑锃亮的文明棍儿。潘彪在他身后半步，侧身向着他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甬路边上。那副铁青的脸上仿佛撒满了冰糖渣子，鼻子眼里都是一弹就朝下掉的笑意。只听他不住地说：“刘翻译官，路滑，脚下当心！”却不防自己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个黑狗晒蛋，惹得身后跟随的伪军，一个个扭鼻斜眼，低头暗笑。那刘翻译官却不动声色，照直高视阔步，旁若无人地向前走來。

人群经过雪堆跟前，瘦长条几个都悄声垂手而立。刘翻译官扫了留孩一眼，没有停步。



留孩抖一抖脸上的雪粉，下死劲盯着刘翻译官的背影，眼望一行人走进客厅里去了。

“把他绑到树上，回头用棍棒赏他顿糖蘸子吃！”潘彪扭回头来恶狠狠地吩咐道。

西斜的太阳从花墙顶上滑下去，雪堆上化开的雪水又结了一层冰，大冷的天更增添了几分寒意。留孩被倒翻两手绑到了棵龙爪槐上，只见端茶送水的人不断从甬路上走过，隔着细木雕花的隔扇，客厅里传来阵阵杯盘相撞的声音，刘翻译官说话的声音，夹杂着潘彪一阵阵逢迎的笑声……

留孩听人说过，这刘翻译官是藤田从关外带来的，说起鬼子话来，舌头软得面条儿一般，连个眼儿也不打。他是藤田的贴身小棉袄，官亭据点里他当着三分家。现在，听他用浓重的关外口音朝潘彪说：

“潘队长，这炮楼十天之内能不能修起来？”

接着传来潘彪的声音：

“皇军决定在咱柳泉峪修炮楼，实在是这一方山野小民的福分！只是眼下天寒地冻、滴水成冰，还求翻译官在藤田太君面前美言几句，宽限几天……”

刘翻译官打断潘彪的话说：

“潘队长，你是行伍出身，该知道一句话：军令如山！皇军这次‘扫荡’，兵员之多，来势之猛，在华北战

场上都是空前的。由于共军诡计多端，西路保安团配合不力，共军主力早就跳出网口，安全突围。我们的合击点选在大崮岭，等收紧网底，只抓到国民党军一批残兵败将，另外只有一些老弱乡民——连当‘华工’都不够材料！因为这个，总司令官发了脾气，西路指挥官剖腹自杀，好几位幕僚官佐都受到降职处分。皇军命令，在官亭镇周围几十里内增设炮楼，稳住阵脚，守住这条进山的交通要道，为明年的报复性行动做好准备！如此看来，炮楼一事干系不为不大！潘队长，请你好好掂掂分量！”

潘彪连声回答：

“明白！明白！小的统统明白——菜凉了，边吃边谈！穷山沟，没什么好吃的，请翻译官尝尝这道清蒸山鸡……”

屋里话声停了，只听筷子和酒杯一阵乱响。留孩手脚早冻木了，仿佛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一般，这阵肚子里却咕噜噜一阵阵响了起来。他抽抽鼻头，突然咳出一口黏痰，呸的一声，吐到窗前结冰的花坛上了。

“汉奸，汉奸，汉奸！噎死你！卡死你！撑死你！”留孩耳听屋里杯盘响动的声音，在心里低低地骂道。

过了一阵，又传来潘彪的声音：

“……修炮楼的砖石木料倒在其次，光这大批劳力一



时也抓挠不全……”

刘翻译官冷笑一声：

“潘队长，我来给你当个小工儿吧……”

潘彪苦笑一声，没敢再说什么。

人影一晃，刘翻译官走到窗前来。他仿佛不经心地扫了留孩一眼。留孩鼓起腮帮子，又朝他吐出一口黏痰，心里的话骂出声来了：

“狗汉奸！大汉奸！噎死你！卡死你！撑死你！”

刘翻译官却不动声色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。他扭过脸去望着那虬曲盘旋的龙爪槐树枝，望着树枝上挂着的那只鸟笼，望着鸟笼里那只寂寞困倦的鸟儿，又抬头望望那笼着轻烟薄暮的天空。留孩随着他的视线望去，一群吱吱喳喳的鸟儿，掠过村子上空，自由自在地舒展开翅膀，朝青石崮山外的丛林中飞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潘彪陪刘翻译官等人走出客厅，朝门外走去。潘兰田站在瓷砖照壁前面，躬腰点头地说：

“翻译官驾临寒舍，真是蓬筚生辉！皇军面前请多多关照！”

刘翻译官略点一下头，没有回答。潘兰田望着他那被北风翻动的军用羊皮大衣，肚里骂道：

“敲了我的猢猻皮筒子去，却又舍不得穿！娘的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外路畜牲！”

留孩瞪起眼睛，眼望他们走向大门。风地里传来潘彪的声音：

“就照您的吩咐，只要长腿长胳膊的统统去修炮楼！”他扭回头扫一眼留孩，“对，对！这小崽子也叫他去，不能让他吃白饭！”又凑到刘翻译官耳根底下，“可这陈虹的事……”

刘翻译官大声说：

“别的话你不要跟我说，我要的是炮楼！”

潘彪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！如今皇军把守得铜帮铁底，天又冷得冰窖一般，她一个重伤号，谅也活不出去……”

刘翻译官没有回答。他从随从手里接过马鞭子，走出街门。

不一会，村街上就卷起一阵急遽的马蹄声，越去越远了。

柳泉峪西北角的空地上，用铁丝网圈起几亩大一块地场。铁蒺藜栅栏门旁边，两个伪军持枪站岗。空场中间，一群庄稼汉子，穿着各式各样的破旧衣裳，黑着脸在雪地里干活。潘彪传下话来，不论大男小女，按人头计算，每人交五块砖。空场一角，七大八小、型号不同的砖块，乱七八糟堆放着。卞鬼手提一把利斧，带领几名伪军庄里庄外乱转，不论枣树、梨树、核桃树，只要



对了眼，一利斧下去，在树干上劈个白印子，用秃毛笔在上面画个数码，这树就算被“皇军”号上账，要为“大东亚圣战”效劳了。一张大锯贴地皮把树割断，砍去毛枝，一棵棵抬到空地上。耿喜担着卖豆腐的筐头，闷声不响搬运着砂土。石太平拆了鸡窝，把沾满鸡屎的砖块装进粪笆，一瘸一拐地走来。而在空场中心，刚放出来的石山根、耿喜嫂、大楞、留孩和另外一些庄稼汉子，正沿着灰线在冻土上挖着炮楼的地槽。

柳泉峪瘦筋巴巴地蜷缩在没有阳光的山坡上，天阴沉沉的，灰蒙蒙的，僵板板的。干雪沸沸扬扬飘下来，落到人们的脖颈、头发和眼眉上。树叶早就落了个秃溜光，枯枝在冷风里哆嗦着，哨子一般吱吱尖叫。一只黑老鸱缩着脖子蹲在树枝上，北风狂暴地掀起它稀疏的翎毛，像要一根根给它拔光一样。只听它哇的一声尖叫，箭一样飞走了。

“日他娘！”大楞重重地刨下一镐，满肚子的火气都聚到镐头上，仿佛刨的不是冻土，而是鬼子和潘彪的脑瓜，“真拿咱中国人不当块咸菜，治的人死不了，活不成！下着大雪又逼着修这熊炮楼，说起尸不像起尸，说修坟不像修坟！”

“听说是潘兰田那条老狗给看的风水，鬼子信了他的话，才点了穴，把炮楼修到这里啦！看看，家门口竖上





这么个太岁，真把钉子钉到咱心尖子上啦！”一个干瘦的小老汉凑过来说，他扫一眼留孩，“这么点儿的孩子也逼着来受这份罪，老天就不睁睁眼儿吗？”

大楞又猛力刨出一镐，气咻咻地插嘴说：

“老天有个屁用！它要有本事就不下这份熊雪，干脆下个大磨扇，这么一研悠算啦！”

“那可中！研悠了鬼子汉奸当然好，研悠了好人咱可不干！”石山根不急不躁、神态安详地说，“看你，抢命一样，怕没得活儿干了吗？——闪一闪，看我折上这几锹去！”

说着，他端起一小锹土，轻轻扬到沟沿上。那锹头却又朝怀里一带，多半锹土又顺着锹头流回地槽里。他就这么不慌不忙地干着，铲出去的沙土倒不如流回来的多。又听他说：“风口雪地里干个活倒是不孬，又省得闲得筋疼，又省得积下热病！”

别看石山根笑模丝儿地说着淡话，可谁也看不出，他心里正翻腾着呢！

他记挂着陈虹，记挂着冬梅和石头。潘彪把他和耿喜嫂都放出来了，虽然他还不明白内里的跷蹊，但是，看来他潘彪并没在自己身上抓住带把的烧饼！只要有这步棋就好！这样，他就可以想法保住陈虹，并且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。但是，敌人扬风扎毛，疯成这般样子，

眼下咱们的上级党组织在哪里活动呢……

雪地里，耿喜抱着多儿走过来了。耿喜嫂赶上一步，接过孩子，耿喜跟着跳进了半人深的地槽里。

多儿把冰凉的小脸拱到娘怀里，说：“娘，爹说你到姥姥家去了，怎么不带着我？”

耿喜嫂叹口气：“走得急，没顾上。”

多儿又问：“你在姥姥家吃的什么好饭啊？”

“吃的瞪眼丸，喝的憋气汤！”耿喜嫂说。

“我也吃瞪眼丸，我也喝憋气汤！”多儿说。

石山根接过多儿：“好孩子，咱不吃那个。那东西吃进肚里不好消化。”

耿喜望望大家，又朝耿喜嫂说：“孩他娘，我有话要和你说说。”

耿喜嫂说：“看你，三鞋底打不出个屁的样子！嘴长到你身上，有话就说呗！”

耿喜憨厚地笑笑：“咱们的家事，光跟你一个人说。”

没等耿喜嫂回答，石山根眉毛一抖，早接过话头，笑着说：“走走走！人家两口子的私房话，咱们不听！”

“哼，毛病不少！”大楞眨眨眼说。

耿喜眼望人们随着石山根走到地槽另一头去了，连忙压低声音说：

“孩他娘，我跟你汇报个事儿，石太平见到冬梅和石